



寧靜閣三集

磐溪文鈔

二

~ 16
179
8



和16  
1652  
2

門 16  
179  
卷 8

磐溪文鈔三集卷下



泰卦講義

付某生

仙臺 大槻清崇士廣著

泰之爲卦。上坤下乾。天地相交之象也。蓋陽氣下降。地氣上騰。而萬物得遂。其通泰。故名曰泰。陰爲小。陽爲大。小大者。陰陽之謂也。陰本在下。今往居外。故曰往。陽本在上。今來居內。故曰來。夫陰陽之氣。往來交和。而天地萬物。皆遂其生矣。故筮得此卦者。當其身吉而道亨也。但泰本以陽爲主。故占者必有陽剛之德。然後能得如此也。

初九。三陽相連在下。而初又居其下。是一陽進。而二陽與之相

連猶一茅拔而衆茅之根牽連以起而在人爲相連以進之象蓋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在初是君子與君子爲類也故曰以其彙占者有陽剛之德則進而征行无不吉矣占者必於六五九二以陽剛居下之中上應於六五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故占者必有包含荒穢之量而用果決馮河之勇不遺忘遐遠之微而絕去朋比之私則得合乎中行矣蓋有包容而無果斷則非剛柔相濟之中不遺遐遠而自私黨類則非輕重不偏之中故必兼此四者然後得合乎九二中行之德故此爻言占而不言象象在其中也

九三居下之上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故聖人以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戒之也蓋无平不陂爲三陽言之陽居於內爲平陽之平也已有陂之幾焉无往不復爲三陰言之陰居於外爲往陰之往也已有復之幾焉故戒占者當泰之將極當存艱危貞固之心則舉動之際必无過咎然後彼必至之孚可以勿恤我固有之福可以長享矣六四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翩然來下不待富厚之力而能以其比隣不待招麾呼號而誠意相合也其象如此故其占爲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蓋三將過乎中猶且以艱貞爲戒况四已過乎中其爲當戒固不待言故此爻言象而不言占占在其中也

六五。本義備矣。或曰。此爻之辭。與歸妹六五同。蓋泰之三四互體。亦爲歸妹。泰之五。即歸妹之五也。據此。二之中行。指五。尙如尙公主之尙。此說亦似可從。蓋二言尙。五言歸。取上下之交也。上六。泰極而否。猶積隍土成城。而其城土。今又頽圯。復于隍也。故戒占者。不可用師。以力爭。僅可告命私邑。以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蓋上六以陰柔居泰之極。故不能保泰也。

論語崔子弑齊君章

設問答以發之

問。崔子弑齊君。一句凜然。使人扼腕。而下文承之曰。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則茶然氣消矣。夫崔杼身爲齊大臣。弑其國君。大逆無道。固王法之所不赦。天地之所不容也。陳文子同爲

大臣。適會其變。則驚愕奔走。將聲罪致討之不暇。而漠然置而不問。直棄其十乘而違之。負恩忘義。可謂之有人心者乎。然而聖人特許之以清。豈非可疑之甚者乎。若曰。聖人舍其不討賊之罪。且許其棄馬十乘一事。則聖人亦不知輕重大小者。而可乎。抑弑逆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聖人當隣國大夫弑其君之時。尙且沐浴而朝。告哀公以請討之。其於論文子。則不問仕君不討其賊之大罪。而反稱其潔身避亂小事曰之清。聖人言行。不當如此之矛盾也。此人臣大節。所係非小。諸君有說。幸見教。

按。程子曰。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書。原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程子曰。能言之。而心不疑。此大節目。何耶。

崇謹按。崔子齊君。並不言其諡。與憲問篇。陳成子弑簡公。君臣

按秦伯篇亂邦不居注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

皆稱諛者。書法本自不同。則是直寫眼前實事。非追記之辭。因悟。崔子弑齊君。是崔子將弑齊君也。語急文省。觀上下語勢可見。今且舉語中文例以證之。季氏旅於泰山。將旅於泰山也。子華使於齊。將使於齊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將使為費宰也。篇中此類尚多。今不暇一一學之。皆將然之辭。非既然之辭。夫崔杼將弑齊君矣。是無君之心方稔。而其勢不至弑逆不止。文子於是視棄十乘之富。猶棄敝屣。脫然潔身以違之。所謂見機而作。不待終日者。可謂清矣。其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亦唯言無君之心與。崔子不異。非言弑君之賊也。下一邦亦然。而文子所至。皆見機而違之。則其所以潔身者至矣。故聖人斷之曰。清矣。豈不

通暢明快乎。余疑此章之義者。殆五十年。沈潛反覆。今而始得。渙然冰釋矣。舉以告諸君。諸君得此說。果以為受其賜乎。否。文久癸亥春三月。

按朱注。文子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夫文子先事而潔身矣。至於篡弑之禍。作則已去。在他邦。而朱子乃有此言。亦惟坐不知弑君之為將弑君耳。

臣清崇。既得此說。慨然大息曰。我

神聖之國。以明信立極。君臣之義。膠漆之固。度越萬國。雖聖賢首出之域。不能及也。故陳文子之先事而違之。雖聖人既以清許之。在吾國臣子之情。則斷斷乎有不可從者焉。此義宜分別論之。

角田大可續近世叢語云。梁田正記。素不識書。一日聞弟子讀論語。至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章輒以濃墨一筆塗抹之。謂曰。陳文子不能討其君之賊。去之他邦。夫臣而如此。緩急果何所用。而孔子稱之曰。清予不知其何謂也。肥後人高木紫溟聞之。贈和歌以賞之。云。崇曰。梁田氏。不知細心讀書。而直塗抹聖經之文。固不免武斷。然其疑於君臣大義。則暗與鄙見合。可謂奇矣。

崇又曰。孟子云。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是亦七篇中最可疑者。而朱子唯云。禍已迫。則不能去耳。未嘗論其是非。夫君臣之際。視君之殺戮無罪之士民。不知諫而止之。忽然避禍以去。是豈臣子之心。所可能忍哉。然而吾先輩諸儒。未嘗聞有發疑於此者。吾又重恠之。

孟子君子所以異於人章

謹按論語年四十而見惡章。引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孟子人之易其言章。亦曰。豈有為而言之與。凡此類。皆非本文有明證。特玩其語氣言之耳。余因謂君子所以異於人章。亦有為而言之。而其為誰。亦可推而知也。蓋孟子之在齊。終

有人於此有所指之辭。非假設之辭。

始與王驩不善。其同出使於滕。往反之間。未嘗與之言行事。及樂正子之從驩而來於齊。則又極口責其徒哺啜也。至此。公行子之喪。驩往弔。有進而與驩言者。有就驩之位而與驩言者。於此稠人廣眾之中。孟子獨儼然坐位。不敢交一語。則驩之受挫辱。不啻若撻於市朝。曰。是簡驩也。孟子乃引朝廷之禮以折之。於是乎。驩累年之積憤。一時暴發。不可遏止。蓋暗有欲害孟子之謀也。孟子既聞之。乃不敢指其名。且從容說仁與禮。以慰喻門人輩曰。有人於此。暗指王驩其待我以橫逆。橫逆二字。可味。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宜至哉三字。最可味。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

樂溪文錄 卷下

自妄人而遂至以禽獸目之其甚矣

忠。自反而忠矣。君子之所以防橫逆於未也。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妄人二字。目得妙。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至於指其人為禽獸。其惡之亦甚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自慰之辭。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省自辭之。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此禮字。即前章吾欲行禮字。如有禮。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自信之辭。○其反覆鄭重。如此之勤。若果使其無所指。孟子又何苦而費此分疏耶。由此觀之。此章之旨。所謂有為而言之也。審矣。而前人未發之也。故余詳而言之。然非深於讀書者。誰信而從之哉。

獻芹微衷

原稿五篇。今錄其二。

伏讀閣老福山侯五月八日諭文。其丹心憂國之誠。虛懷求益之衷。孰不感激盡言者。但在吾輩藩國之臣。固非可越尊俎而言。雖然。幸遭不諱之朝。不危言於草茅。亦非儒者平素之志。於是吐露胸中曾所蘊蓄。自綴為五篇。以待有識之士。顧此編萬一傳上廟堂。謬塵賢相一覽。則獻芹微衷。或見諒野人之心爾。嘉永己酉十月初三日。仙臺大槻清崇謹識。

海堡篇

近世英夷諸蕃。屢來窺海境。狃我寬容之恩。漸長侮慢之心。或碇泊近港。託漂蕩要薪水。或忽然上岸。掠麥奪牛。甚至于追逐

行路婦人。余嘗終夜不寐。以思其故。蓋以我沿海無堡壁之設耳。夫折柳樊圃。狂夫瞿瞿。苟樊籬之設。彼何敢遽。至乎此。乃若浦賀長崎二鎮。彼未曾公然上陸。知其有備也。蓋聞西洋諸蕃之爲俗。海岸要害處。必設堡城。置礮臺。兵備森嚴。人望而畏之。彼每慣行其森嚴中。偶來窺我境。則舉目皆蟹戶漁莊矣。絕不見高臺層城之可畏者。如之何其不生輕蔑侮慢之心。譬之姦盜夜行市街中。每家皆固其鑰矣。獨有一家不鎖門。闖其戶。闖無人。則豈有不欣然入而爲盜乎。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夫重門不設。暴客之入。何以防之哉。故今欲絕洋虜穿窬之心。百思千慮。築海堡之外。無復計可出耳。宜速下令瀕海諸侯及所

在縣令。相其要害處。而新築城壘也。其製一倣西洋新式。不雜舊法。大小銃礮。則隨有設之。可徐圖其改鑄。若夫平時置戍。有事出兵。列國各有其制。不必待申令耳。抑余俯察我沿海形勢。往往淺砂暗礁。無大艦可泊。其可設城壘者。通東北海。蓋不過二十餘處。而淺砂暗礁。亦不可保。小船之來。則宜各設土兵。置護胷壁。在在相望。以備不虞焉。此令一下。諸侯及縣令之受役者。驅逐衆工。晨夜並作。則不出二歲。而環海皆城壁矣。當此之時。有英夷諸舶來窺乎。先駭其壯嚴。瞠然不敢復近岸。尙何上陸擾亂之有。是所謂不攻之攻。而不費一彈丸。可以寒虜之膽矣。夫然後內益脩兵備。造軍艦。鑄銃砲。講海陸二戰之新法。則



數年之後。東洋萬里。將無復蕃帆之影矣。昔英夷船將。蔑視都兒格城壘甚粗。直入港內。擾亂人家。都兒格人。自砲臺連發大煩。以其在高處。不能平射水面。每發不中。砲手切齒不及。且縱其所爲而止。於是國王大悔悟。盡徹舊壘。一依洋樣。新築堡城。東西各數十處。而後國勢漸張。以致今日之強盛。是非其顯證明驗乎。世之議海防者。是之不謀。而徒欲恃礮擊之末。以防其暴。嗚呼。幾何其不受洋虜之侮哉。

隣好篇

今之建許互市之說者。吾不知其何心也。嚮者魯西亞之奉使節也。我與諭文卻之曰。豈可以一介行李之故。開祖宗數百年

之嚴禁乎。言猶在彼耳。而今俄許之於他。英吉利諸蕃。是反覆小人。蔑如信義。不顧國體者之言。而謂堂堂天朝用之耶。但吾別有欲言而不能已者焉。夫皇國之於海外諸蕃。互市不可許。而隣好不可不脩也。且以西南諸蕃言之。琉球固爲吾屬國。朝鮮則世一交使聘。即清國亦既許其通商。則無他之情。不可謂不通也。獨東北疆。近與彼帝國魯西亞接。而我外夷視之。未嘗一通情欸。不惟於國體不得。其究或生不測之變。不可不深慮也。故吾意謂。爲今之計者。莫若與彼通使聘。以全吾交隣之道也。蓋魯西亞建國邈矣。而其致強大。以開帝王之業。實在百五六十十年前。是以淳樸之氣未散。而其人沈勇豪邁。優具大

國之風。其所務雖專在拓疆土。未嘗起無名之師。以犯人之家。國與夫貪黷無飽之英吉利。迥然異科。若夫往年北地之變。特出一無賴福失多富之所爲。而非彼國政府之意。後來我羅殷懇懇所辨。可考其情而察耳。抑我羅殷之遭阨於孤納汝利也。備經艱難。幽囚數年。僅得事白而歸本都。當此之時。假使英夷處之。必以爲好兵端。而速具戰艦來問罪。可知矣。而彼諒其事。出不得已。安然不復動手。其度量可想矣。吾故嘗擬之人品。英吉利姦商猾賈也。魯西亞王侯貴人也。故今而與彼一結和好乎。我內地之民。無復北顧之憂。而得專力於西南海防。豈非策之全者乎。不寧惟此。魯西亞實爲宇內第一等強大國。而今則

爲歐羅巴一洲盟主矣。彼而爲吾與國。我可假其威重。以壓服諸蕃之心。則漕路梗塞之患。足不必勞神而自消矣。又况近世英夷之犯清國。彼惡其猖獗。請出兵援之。則我萬一有警於西南。使彼遙爲應援。亦足以鼓吾三軍之氣矣。一舉而衆善皆至者。惟此策爲然。吾故曰。爲今之計者。莫若與魯西亞交通也。議者曰。彼之包藏禍心久矣。今自我納和好。彼必欣然從之。而數年之後。將不堪侵陵之逼。不可悔也。曰。然。雖吾亦豈無此慮哉。然平心思之。彼而果有禍心。將加之。接以信義之與國耶。抑加視以外夷之敵國耶。是宜揆之其國體人情而察識焉耳。吾子若以魯西亞爲貪黷無飽英夷一輩之國。則非吾之所知也已。

以上二篇之作。在墨使彼理來結條約五年之前。今讀之。國體時勢。一變無跡。特其所論。與當時諸儒之見。有較異。其撰者。故錄而存之。崇又識。

徹山公遺愛松記

係文政甲申舊稿

仙臺城北第一街。有地隱然而高。曰勾當之臺。臺之上有堂。巍然以崛起。曰養賢之堂。堂之西有松。蔚然以茂。蓋影偃蹇。亭亭乎特立者。徹山公遺愛之松也。方公之在世也。勵精圖治。慨然將有所爲也。以爲所以振政治厲士風。惟有學以導之耳。遂立校置師。以誘導諸士。諸士欽然皆知向學焉。而斯松則以公之所嘗愛也。不剪不伐。欄楯以護持云。抑公之愛之。其意果何在。

哉。顧取其暢茂條達與學終始焉耳。蓋公之興學。以其創造之時也。規模未大。節目尙畧。雖然公之意。寧止於此哉。蓋有待乎今日耳。今日規模節目之大且詳也。二十有五其室。而文武諸藝皆備矣。而諸士之進學者。彬彬焉濟濟焉。亦非前日之比也。其所以致此者。雖固在嗣君紹述之功。然而無公之創造。何以能繼其統而擴其業哉。則今日之盛。謂之非公之遺風餘烈。可乎。所謂暢茂條達與學終始者。非耶。自時厥後。愈久愈盛。斯堂不廢。斯松不朽。斯堂不廢。堂之與松。其朽廢實係于學之盛衰焉。嗚乎公之遺愛於斯松者。其意亦深矣哉。

椿原書院記

賀藩位天下侯伯之上。擁賀能越三州之地。以管北門鎖鑰。儼然一大重鎮也。而金澤之治。瓦屋朱門。巨室連第。城市十萬人。煙接天。白山之脈。自正南來。磅礴千里。殘山剩峯。迤邐綿亘。而其青纔了處。是爲西坂先生椿原書院焉。今據先生所寄圖卷。畧叙其勝狀。育王之山。曉噉吐而春靄散。椿原之鄉。桃花成林。落紅繽紛。與鈴見之野菜黃花。遠近相映。阡陌縱橫。恍有武陵源上之想也。雲溶溶以出戶室之岫。泉涓涓以趨梅溪之流。及至護國新綠之候。則杜鵑叫雲。滿目蒼然。遠望大洋。千帆歸入大野之灣。一痕夕照。掛臥龍之松梢。欲落未落。若夫霜葉紅飛。露長谷之塔尖。賓雁聲落。宿清湖之蘆花。則一天秋月。度麻川

之長橋。人影上下。夜色如畫。旣而千山木落。昨雪新霽。彌望一白。寒江拖藍。使人想山陰王戴之興焉。是院外所見十二勝之大畧也。而院內則明窓淨几。縹帙滿架。先生端坐其中。究經研史。鉛槧終日。樂而不知倦。是所謂受上界仙人之福。而不假南面百城之樂者。不知先生有何功德。而能致乎此耶。蓋聞先生久已木鐸於北海之表。而教育英才。循循有法。前後成德達材者。數十百人。可謂桃李滿公門矣。及其爲侍講。陳善於國侯。則獎順匡救。務引諸道。春風之和。秋霜之肅。君藥籠中。何曾少一物乎。夫言行即道行也。先生之言行。於國侯。而其道達於士大夫。施及封內三州之民。則功德之加於上下者。熙熙洋洋。寧有

窮極乎。然則育王之山。椿原之鄉。與彼五老峯白鹿洞之勝。東西並峙。而書院之存。亦將同卜其不朽矣。若夫白山之勝。不下帶而挹嵐光翠色於机案前者。余雖老矣。尚能北游。揖先生於椿原。執簡進而賦之。

移梅園記

藩大夫七峰君。置別墅於仙臺城東。躑躅岡之側。栽之以梅數百株。而匾其室曰移梅之園。命蒙作之記。蒙乃記之曰。梅之貴實也。尚矣。詠於詩。叙於書。雜出戴記諸書者。皆實也。非華也。乃自淮南王梅以爲百人酸。以至曹孟德之甘酸可解渴。亦皆莫非實。而其專賞華。則蓋六朝以來事耳。陸凱之江南贈一枝。何

遜之東閣動詩興。是其賞華之漸耶。今大夫之於梅。取華乎。取實乎。夫華之艷麗妖嬈。可以怡人目者。莫海棠牡丹若也。然而牡丹不成一事。海棠則有色無香。皆大夫之所不取。而獨懸懸於梅者。其意可知已。蓋大夫以一藩宿老。當路執政。夙夜密勿。其列調鼎助和羹。所以薰育滋養闔國之民者。奚翅百人之酸。士卒之渴哉。而靡美浮華之政。一無所施。其有取於實也昭昭矣。雖然。華實並具而皆美者。非梅乎。假使大夫專取甘酸之實。而無所賞於清麗高潔之華。則榼梨橘柚皆實也。而何獨取於梅哉。顧大夫每退食自公之暇。輒披野服。策蹇驢。以來往此園。而訪高士於雪中。招美人於月下。以吟詠逍遙乎。暗香疎影之

間不啻林逋在孤山也。然則大夫之登廟堂也。取於實以助政理。而其游林墅也。玩於華以養素抱朝野一心。華實並用。然後梅之能事畢矣。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張弛其文武之用耶。抑亦華實並用之效也。

而樂園記

人生三十。世稱之曰而立。蓋取仲尼三十而立之語也。吾藩行人橋本君梅處。取范希文岳陽樓記中之語。名其園曰而樂。亦因而立字。例以稱之也。或疑之曰。梅處今以而立之年。望而樂之時。不太早計乎。余曰。非望之也。是後之也。夫而字以上。丈夫宜先憂之境。而梅處之所以憂思苦心。以報邦家者。自計已熟

矣。何遽望而字以下之境乎。抑行人之爲職也。幕朝所命。承而奉之。藩藩之所請。稟諸幕朝。而取進止。其責亦重矣。自非有變通之才。而達於事體者。殆未易任耳。而梅處在此職。黽勉從事者十餘年矣。其奉幕朝命以周旋焉。固不待言。即藩之所委。非例異數。苟有請之。率無不取許可。其通達之才。可想也。既而嘆曰。吾性多病。而家有老母。與其居劇職。蹉跌萬一。不若退而守閒散之局也。藩亦諒其意。使其解江都之役。而就官於鄉國。梅處於是携家以歸仙臺矣。余聞而笑曰。果然是後之也。夫梅處之所以憂思苦心。以報邦家者。其功績亦已多矣。今雖未能全脫簪纓。然比之行人之職。綽有餘閒。豈非而字以下宜後樂之

境耶。况梅處之邑。在松島一隅。每有官暇。輒駕一葉扁舟。以陵萬頃之煙波。所謂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不必求諸岳陽。而得之於此。則梅處之所以心曠神怡。寵辱皆忘者。其爲樂果何如也。嗟夫。丈夫之處世。當其可憂。則憂以報國。當其可樂。則樂以保身。然後而字上下之境。兩得其宜矣。乃稱梅處曰。今日小希文。其誰爲不可哉。作而樂園記。

首鎧臉甲二物記

凡神物之隱顯。蓋有數存焉。而離合之數。又何其神也。昔雷孔章掘地得二劍。曰龍泉太阿。孔章送一與張華。留一自佩。華曰。天生神物。終當合爾。後劍失所在。及孔章死。其子行經延平津。

劍忽於腰間躍出入水。逐視之。果見二龍蟠縈相隨。云。吾藩若林濟美家有神物焉。其數亦二。曰首鎧一領。新大夫勝義所作。所謂六十二間妙見星者。曰臉甲一面。左近將監信家所作。所謂烈勢隆武面者。而式部宗介鑿以定其品。曰首鎧黃金拾枚。臉甲壹枚伍兩。是也。夫信家勝義。並爲明珍氏之良。而宗介之鑿。亦極其精者。其爲神物。固不待言。及聞二物所以合於一之故。則神之又神。殆有不可思議者焉。初若林氏之從萬壽夫人而來仕吾藩。實以二物隨焉。至祖某之時。適逢天明荒歉。誤以首鎧付諸人。以濟一時之急。後雖悔無及也。抑神物之不可隱伏。其人既舉而納之公府。而臉甲則留在家。及濟美爲兵具奉

行。以爲同一神物也。不可以不合。亦奉以獻之公矣。既而濟美累遷爲扈從頭。寵遇日優。一日從公觀於武庫。公偶視首鎧有其徽號。手自取蒙之濟美頭。笑曰。美哉武容。此物既有汝號。宜藏在汝家。遂併臉甲而賜之濟美矣。然後若林之家。七十餘年而再見二物之蟠縈相隨也。嗟夫物之隱顯離合。果有數焉。龍泉太阿之劍。既已如彼。則今日首鎧臉甲之終合於一。無足怪者焉。雖然。非有公之慈仁愛人。與濟美之慎勤奉職。則何以神遇冥合。能至如此耶。嗚乎。後之爲若林氏子孫者。其宜什襲寶藏。永記君父祖之恩而不忘焉。否則一朝化龍之變。亦未可測也。顧余之於濟美。匪佗之交。非一日。故及其見徵記。詳書其顛

末以貽子孫。亦所以翼其子孫而守護神物也。

有秋閣記

公族石川主之莊。在角田邑西三里。其地曰老崎。據山臨野。高木環擁。而百尺飛閣突起其上。檐牙高喙。結構壯麗。自莊外望之。宛如神人仙客所棲息焉。元治甲子之春。余微恙請暇。浴青根溫湯。枉路訪主於角田之山莊。主以舊好故。欣然見邀。遂延登其閣。賜坐置酒。談笑之餘。從容語余曰。某承先人蔭。襲二萬石之封。藩屏之任。固其所職。但賦性多病。不能久居府邸。以竭微力。退而養痾於此。自他人觀之。如懶惰自廢者。某意殊不然也。今叟幸見臨。願取此意。選閣名。并作之記。余諾而未答也。時



夕陽入座。天光雲彩。來照衣襟。急起倚欄。則四顧開朗。不覺呼快。遠之連山如波濤。高低起伏。與山下逢隈之水。追逐奔走。以東朝于海。而風帆去來。危檣出沒。隱約於松杉雜樹之間。近之平田曠濶。阡陌縱橫。農人牧豎。往來其中。想見南薰吹綠。卯花吐雪之候。老幼男女。並出插秧。笠蓑如雲。歌謠之聲。遍於四野。則主之樂可知也。既而赤日行天。鋤禾當午。流汗如珠。粒粒辛苦之狀。視之目前。則主之憂可知也。及至黃雲穫盡。汗邪滿篝。遺秉滯穗。伊寡婦之利。然後主之憂樂並融。而鼓腹擊壤。民將抃舞以歌之矣。余乃復於主曰。善哉。主之設閣於此也。書之盤庚云。惰農自安。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無逸則曰。生則逸。生

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今主身生萬石之家。能知稼穡之艱難。不敢耽樂之從。又能俾惰農勤動勞苦。罔有敢自安。則所謂足食足兵。民信之者。將於是乎在。乃藩屏之任。不必待役。賢勞而得盡之於此矣。尚何懶惰自廢之足患哉。盤庚又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既曰若之。豈惟民哉。請以有秋名此閣。庶幾使人人知主之意所在。與主莞然動容曰。旨哉。叟言。戚戚焉有動於我心。余乃退而次第其言。并書以獻云。

洋洋社記

社以洋洋名。期所樂也。設社何所。曰不止一處。春則美花映竹。

禽鳥上下。夏則綠樹幽草。紛紅送馥。秋則枯荷聽雨。池亭取醺。而冬則蘭入溫室。與善人居。一鼎茶聲。紅罍吐煙。是皆其處也。其參社者何人。風流儒雅。博聞強記。有純於國學者。有專於漢學者。有主於洋學。而兼國學與漢學者。各陳所見。同異相濟。議論明快。發揮神理。以期至於渙然水釋。其樂洋洋之域而已矣。蓋仲尼叙三益。其一爲多聞。其列三樂。亦必以多賢友爲歸。是此社之所以文酒會友。以輔洋洋之樂也歟。嗚呼。方今文明開化之秋。不耽宴樂。不事佚遊。特設此社。聚首討論。務探公論。旁蒼異聞。每會一通。錄曰社談。刷之活字。以霑被皇化洋洋之澤者。使東里子產潤色之。必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雖然。非魚奚

知魚之樂。余尚有所恨焉。安得脫乎流俗。以游泳清波。洋洋焉相忘於江湖之上也。及社盟成。記以告同好。時乙亥三月。

歛硯銘

硯。即支那政府所贈我神奈川縣權令大江君者。事詳

于銘中。

白露之洲。盟約未結。遇颶東洋。來訴檣折。縣議紛紜。或主拒絕。副島唱義。大江張說。拐帶販奴。二百卅人。豈不救恤。同文之民。廣搜公法。裁決入神。護送歸國。隣好益親。臺灣兇暴。後來問罪。滿清感舊。償金告悔。大窪之辨。西鄉之凱。先結恩義。君實自隗。一枚歛硯。鑑光晶瑩。異朝所贈。微物亦榮。傳之子孫。印證太明。

約其顛末。磐翁作銘。

端硯銘 硯成瓜形

磨而不磷。曰堅誰疑。不曰黑乎。涅而茲緇。繫而能食。豈匏瓜哉。  
綿綿文字。春蠶吐絲。

竹杖銘 磐翁所携

危而持。顛而扶。我與爾。有是夫。

管公像贊

儒門宰輔。世無匹儔。衰職補闕。榮寵日優。何物譖人。為鬼為蜮。  
素於患難。莫不自得。陞為天神。以赫厥靈。千里飛梅。明德維馨。

題湊川碑本

東魚吞海。驅而逐之。日沒西天。麾而復之。公忠無比。匪人孰傳。  
公功不朽。匪筆胡宣。表斯八字。暴白千古。嗚呼忠臣。楠子之墓。

二十四孝圖詩題辭 明治戊辰四月

虞舜象耕。王祥鯉躍。唐婦乳汁。漢文湯藥。曾參心痛。閔損體寒。  
江革行傭。壽昌棄官。仲由負米。陸績懷橘。王裒雷震。姜詩泉溢。  
孟宗竹筍。蔡順桑椹。廷堅滌器。黃香扇枕。丁蘭木像。剡子鹿皮。  
董永賣身。郭巨埋兒。黔婁默禱。老萊戲舞。吳猛恣蚊。楊香搃虎。  
嗟汝小子。匪耄我言。二十四孝。蒙養斯存。日記故事。楊文有訓。  
嗟汝小子。誦此六韻。

橋本左內小傳 代春嶽公

家臣橋本左內。名綱紀。字伯綱。號黎園。取鈴屋翁國風意。又稱櫻花晴暉樓。天保五年甲午三月十一日。生於福井治下常磐街。父名長綱。稱彥也。以醫爲業。母箕浦大行寺僧某之女也。綱紀爲人警敏。幼童好學。從藩儒吉田悌藏。講習經史。及長慷慨有大志。器識過絕人。而溫粹謙和。未嘗與人相爭。年甫十六。慨然曰。身學僻鄉。未免坎蛙之見。不若就大都名家。而朗發智識也。嘉永二年己酉秋。負笈游浪華。從緒方某學西洋醫術。四年辛亥。聞父疾歸。五年壬子十月父沒。十一月綱紀襲業。列醫員。安政元年甲寅二月。至江戶。入杉田成卿之門。成卿感其篤志。付洋書一部。習讀。綱紀日夜研究。孜孜不怠。僅以一月卒業。成

卿驚其才敏。試舉其書以問之。辨論如流。無有一謬誤。乃嘆曰。能繼我業者必此人矣。二年乙卯七月歸國。是冬再至江戶。留學藩邸。三年丙辰春歸國。會新興文武學。特以綱紀充幹事。免醫員。先是福井學派。率倚崎門。人皆談空理。無益世道。綱紀憂之。好諭善導。務剷除其弊。學風大變。四年七月。召綱紀於江戶。命侍讀。兼參與樞務焉。自嘉永中亞國使節彼理來。要通信。天下多事。物情騷然。而將軍家定公無嗣。於是各藩有志之徒。相與協議。以一橋黃門有英才。中外屬望也。欲立以爲儲貳。且以爲外國條約及金川開港等事。宜與衆共謀之。無幕府專斷之理。當是之時。綱紀與薩土諸藩一時賢豪。及幕吏土岐永井

岩瀨諸子結交。務翼成其議。而水戶景山土佐容堂及余等皆主張其說。而大老井伊掃部獨欲排群議以立紀伊宰相。五年戊午正月。綱紀入京都。直與鷹司近衛二公及搢紳家士有志之徒相議。其結條約開貿易二件。皆宜獲。朝命以行之。七月將軍家定公薨。紀伊宰相入繼職。尾水土三侯及余皆蒙嚴譴。屏居各邸。十月二日夜。幕吏數名來搜綱紀之宅。收文稿及簡牘等去。其翌綱紀被召至市尹石谷因幡廳。市尹命禁錮藩邸。其後糺問數四。六年十月二日下獄。七日處斬。時年二十六。後有人函送遺骸於鄉里。瘞某所云。綱紀之在獄中。賦詩曰。苦冤難洗恨難禁。俯則痛悲仰則吟。昨夜城中霜始隕。誰知松柏後

凋心。又曰。二十六年如夢過。顧思平昔感滋多。天祥大節嘗心折。土室猶吟正氣歌。蓋既知其不可免也。綱紀有兄弟九人。一姊某適鯖江藩木內氏。二弟綱維綱常。皆業醫。不墜家聲。餘皆天。所著有黎園遺草。其詩雄奇豪快。憂世之意。溢於言表。足使讀者想見其氣節矣。頃日綱常使佐佐木某寫綱紀肖像。携來示余。且請作小傳。余展觀之。匠心微妙。咄咄逼真。亦足以不朽黎園先生矣。嗚呼先生多年鞅掌。爲天下謀。有所以報。而時勢之不可。遭此慘毒。可勝痛惜哉。今對此圖。追憶往事。不覺潛然涕下也。因畧綴所記。作之傳。以付綱常云。

力士谷風傳

明治乙亥

角觥之爲術。有力無技。不足持危。有技無力。難以扶顛。兼力技而神出鬼沒。百鬪百勝者。獨谷風歟。谷風在力壇二十六年。角鬪者二千七百六十四場。而不勝者四場耳。谷風名梶之助。奧之宮城郡人。霞目村農。彌右衛門之三子也。姓金子氏。生而魁梧。及長。膂力過絕人。常好鄉俗所謂田草相撲者。晨夕演習不倦。是時奧有關戶者。爲時巨魁。一見驚其強力。曰。此兒練成之。非吾所及也。携而往白石。領主片倉氏收爲家奴。日講其技。遂資以入江戶。再謁關戶。則精力十倍前日。關戶與衆議。直舉而次之。關脇。明年關戶讓大關於谷風而已。降就關脇。大關巨魁也。關脇其次也。自此谷風之名。雷轟電馳。遍於三都矣。寬政元

年。入吉田追風之門。受橫綱秘傳。稱日下開山。明年三月。入京。天子召見之南殿。御簾半鈎。玉手親撫谷風腕。因以手澤三物賜之。三物。冠纓也。御笏也。菊綿也。菊綿。重陽節用以爲冠藉者。三年六月。將軍家齊。臨吹揚館觀技焉。命使小野川對敵。木村庄爲之判司。極爲顯場盛事。於是東西兩魁。從容登壇。咆哮相挑。未交腕而勝。麾已指於谷風矣。將軍大喜。手賜葵章弓。寵之。是歲有命。再觀技於濱殿。使玉垣當之。勝矣。更對九紋龍。又勝矣。二人皆入幕之雄者也。國主仙臺侯。聞而嘉之。欲擢爲士。谷風辭曰。力業未除。請待五十而拜賜。惜夫不及期而死。年四十六。天子將軍所賜三物。葵弓。今尙傳在白石金子氏。

愛古子曰。相撲昉於垂仁朝。而盛於桓武以後。大同五年。敕曰。雖非強力。而善相撲者。亦宜進。則似不專尚力者。仁明帝敕曰。相撲節不止。娛游。簡擇武力。實在其中。則若谷風者。其必在所簡擇矣。要之以一力士。名動天下。至萬乘之主。御手勞之。亦勉強之力耳。世之齷齪。不量力而躁進乎朝者。能無愧於谷風乎。

櫟仙岡先生墓表

先生諱景孫。字真卿。後改度字公謹。通稱了節。號節齋。本姓北川氏。幼科醫。壽仙君次子。出繼岡氏。先生幼受業山本北山。醫則學山田圖南。天明二年。勤仕養生所。賜俸百苞。寬政四年。養

父了伯君告老。先生襲祿。九年爲西城侍醫。賜俸二百苞。是歲叙法眼。偶女公子淺姬罹疾。暴瀉無度。衆醫束手。先生治之。有効。文恭公大喜。特命侍臣饗於濱殿。後公長孫竹千代君病劇。先生以不敏辭。公曰。死生命也。強命進湯藥。其見信如此。先生仕文恭慎德二公。恩眷優渥。每治諸公子。賞賚無筭。慎德公嘗游於園。手自摘薇蕨曰。是櫟仙所嗜。命侍臣賜之。其見愛遇又如此。在職五十一年。告老不允。獎其多年勤勞。特免宿直。賜官俸如故。天保十四年。公優其耆老。進爵法印。明年許着紅裏。皆特恩也。弘化四年。臘尾罹疾。自知不起。錄後事於蓐上。瑣細靡遺。一夕忽呼長女曰。吾今死矣。言畢奄然如睡而逝。年八十有

五。實嘉永元年二月二日也。葬駒籠高林寺。私諡曰靜脩。亦先生所曾擬也。先生醫術極精。最長幼科。四方抱兒來請治者。日數十百人。門外成市。有賣玩器果實而致富者。先生嘗療相馬侯孩兒。荏苒涉日。侍臣忽來告急。先生駕至則曰。既告危篤於親戚諸家。不復請診。先生曰。某自有所見。強入視。果有生氣。自調進藥。輒蘇。不日復故云。其奇驗率類此。娶石井氏。生一女。歿後娶赤井氏。無男。因養森正義次子了允。以女配之。了允亦無子。養小川忠實次子鳳。配以庶出二女。了允先父而沒。鳳以孫承祖。銘曰。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今也不然。前倉後鵲。螟蛉相似。世精一世。

鳳兮鳳兮。可不勉勵。

劍客稻垣生碑

弓矢之用。可以捍敵於遠。而不足以護一身。唯劍外以捍敵。內以護身。而虛實相濟。奇正互用。可以盡神出鬼沒之妙者。獨此術爲然。嘗聞古劍客之言曰。劍不可以乘人之倒。而可以待其起矣。何也。夫其倒也。虛於倒。而所以捍敵者實也。我臨其實矣。往往有反爲所斬者。其起也。實於起。而所以護身者虛也。我乘其虛矣。率少不先於彼者。推此類也。何往而不可施其妙用。嗚乎。是稻垣生所以不學弓矢。而獨學劍法也歟。生諱義路。稱定之介。江戶人。考諱某。妣行德氏。其先賀藩之臣也。祖父某。有故



脫仕籍。其次子治介。出江戶爲商。即生之考也。生自幼不屑服賈。年十五。奮然立志。思以劍法成家。謁劍師千葉先生。請爲弟子。先生慮其稟賦孱弱。不堪勤苦。也不許。生請至于再三。不倦。先生感其篤志。收爲塾生。生悅。學其術七八年。克窮其奧義。乃開演場於本街裏巷。教授徒弟。無幾罹災。去游上國。周流信濃尾勢諸州。與諸劍客上下其技。率無不取勝。其東歸也。遠來學者不少。遂再營場於故所。時復挾其技。薄游房總常野之間。於是都鄙門人益進。演習之聲。日夜不絕。惜哉。天不假之年。嘉永五年四月十九日。病沒於家。年僅三十二。葬今戶稱福寺。法諡曰覺幻信士。妻安西氏。產一女。生之將死。與諸弟子謀。養信

州人朝比奈七郎正勝爲嗣。克繼遺業。不墜家聲。頃日其門人輩。合辭來請余文。以勒之石。乃畧叙其平生。又作歌以表其志。辭曰。白山峙兮神川流。北望金城雲路悠。思王父兮不可見。潛伏市井泣楚囚。士無故劍不去身。唯學劍可以爲士。立一身兮繩祖武。嗚乎稻垣生不死。

津田甫益君墓銘

君諱恒。字大實。其先丸氏。後改津田。寬政五年正月十五日。生于江都靈巖街。小字豹藏。長稱廷哉。考定賢。諱某。以醫爲業。妣倉田氏。君自幼欲以和蘭醫術別成一家。年十二。游桂川月池。

先生之門。研究多年。業成。卜居於神田龍閑橋。文政十年十月。秋元侯聞其名。聘爲醫員。賜秩十口。於是改稱甫益。乃月池先生孫甫賢君所賜也。天保元年加賜二口。嘉永五年六月罹病。藩聞其篤疾不可起。特就病中賞多年精勤之勞。加賜二口。蓋異數也。遂以其十一日沒於本石街之宅。享年六十。葬於淺草常林寺。配大槻氏。即余之姪也。生一男二女。君嘗多病。度其男豐四幼穉。而不及見成立。養明石藩津田逸齋二子。長春爲嗣。以長女配之。銘曰。

慎勤奉職。祿及子孫。有屹斯石。淺草之原。

安西雲煙生碑

安西生諱虎。字武臣。稱虎吉。號雲煙道人。本姓某氏。四歲而孤。養於安西氏。年十二。仕書賈玉巖堂。爲書傭。性好讀書。暇輒手不釋卷。又酷喜觀書畫。年十八。著近世名家書畫談二卷。稍稍知於人。遂卜居藥研溝。以鬻書畫爲業。生爲人沈靜而有俠氣。不拘細節。至辨古書畫真贋。則能察神采於牝牡驪黃之外。不爽絲毫。其鑒識之精。蓋天性云。凡古書畫審定。係狩野氏古筆氏之職。非得其印證。雖真矣。而不傳於世。生以市井之子。能與之抗衡。來乞鑒裁者。屢恒填戶外。年三十五。始志於畫山水。適崎陽鐵翁禪師來游江都。禪師善畫。生就受其法。遂有所悟入。家多藏明清諸畫幅。生擇其最佳者。模倣之。昕夕不倦。其畫專

祖南宗一派。痛排近世院體之風。蕭疎閒澹。出法入法。蓋於尋常畫工外。別建一幟云。晚錄其所得。作鑒禪畫適二卷。刻方成。而罹疾。荏苒不起。嘉永五年壬子八月十八日。沒於家。年四十又六。葬淺草本龍寺。妻岡村氏。生二男二女。長男遵。以游蕩廢。女適永井貫齋。早死。次女仕津輕侯後房。岡村氏抱九歲兒。待其成立。頃使貫齋請碑文於余。余亦知生於藝林中者。故不敢辭。而又係之以辭曰。

畫之未鬻。咀其采華。以善之身。畫之既鬻。鑒其真蹟。以傳之人。一舉兩得。雲煙經濟。畫談畫適。流芳百世。

檀園大人碑

身生皇國。善讀皇國之書。誦古紀。諳古言。而後筆之於書。著述等身。又約其旨。發之三十一言。歌詠太平。俛仰千古。洵不負爲皇國之民。是爲檀園大人表德之碑矣。大人諱葛野。字三暉。初原氏。後改千葉。俗稱正右衛門。薙髮稱希言。檀園其號也。信州飯田人。考諱某。稱傳兵衛。妣平澤氏。大人幼受國學於服部菅雄。後從植松茂丘。天保中。通書於本居春庭。研究詞章。因稱門人。嘗謂皇國之人。質實無華。故假漢土之學。以文飾其質耳。平生專奉古學。終身不衰。著有建久十人百首。梓行布世。其他錦織裁斷。千葉拾集等數十種。就中古語拾遺注。發揮詞源。實爲斯道之寶筏矣。晚年歌名益著。遠近爭請。貴客大人亦往往有。

乞雌黃者。惜哉享年不長。齡五十六。病沒於江戶銀座街之僑居。實安政二年乙卯三月七日也。大人一日詠寄花無常曰。宇都呂波傳。花毛七日波。過流世爾。不待者人。迺命奈利氣理。至此果成讖。葬淺草誓願寺內香樹院。配宮澤氏。有一男一女。女適城子氏。男名滋胤。稱大吉。承祖業。服商。頃者滋胤與門人吉岡信之及友人鐘清風等謀。欲立石於淺草原大鷲祠側。以圖不朽。請余撰之文。於是叙其概畧。而係以辭曰。諼園古學。春臺張皇。鈴屋國風。葛野播揚。奇哉二子。皆出信陽。一漢一和。千秋爭光。

洛南柴田君墓銘

君姓藤原。諱正雄。字君偉。稱元春。西城侍醫元泰君二子也。妣池澤氏。寬政十年四月十五日。生于江戶銀座街。幼而學於井四明翁。後受醫於某先生。文政二年。卜居於卅間溝。業大行。天保十四年六月。以醫術精熟。擢爲醫員。賜俸三十口。七月進侍醫。并官祿四百苞。十二月陞法眼。歷仕二朝十三年。慎謹奉職。祈寒暑雨未曾一日廢也。安政二年十一月罹疾。醫藥無效。遂以其九日。終於家。享年五十八。葬于城北總泉寺。配狩野氏。生四男一女。長子正美。字子濟。稱元美。承後。女適小野氏。次元安。別以醫成家。次道順。出冒坂本氏。季子元長在家。嗚乎君。余同學之舊友也。長余二歲。其俱游於井翁之門。左提右挈。親如兄

弟既而君服于醫。余歸於儒。彼此各業其業。而差池不相見者二十年矣。近日乃復盍簪。每文酒相會。對酌語舊。淋漓酣暢。何其樂也。何圖一旦獲病。奄然先余而逝。又何其悲也。君溫厚敦篤。其治家勤儉有法。人畏而親之。暇則讀書屬文。著有傷寒論排簡若干卷。旁好詩。兼善墨竹。瀟灑風流。每一念之。未嘗不追慕其爲人也。銘曰。

仲景一書。醫家所宗。玉石混淆。誰之適從。君著排簡。真偽始判。論陰辨陽。着着明斷。有此絕筆。不朽可期。人壽命也。其又何悲。

砲學生多田君墓銘

鳥銃本爲遠西之技。天文中傳入我國。爾時所用。係火繩銃。後

變爲燧石。爲雷藥。愈變愈精。以迄今日。則團結其伍。連綴其隊。演習操練。十數年間。遂遍於天下矣。其中興之祖。爲高島四郎太夫。四郎太夫傳之江川先生。先生之門。四方輻湊。從受業者。蓋以三千數焉。然其兼業與學以期大成者。僅僅不過數十人。吾藩多田君。實其一。行將創制銃軍。以補國家之闕典。而中道不祿。抱志以沒。嗚乎。亦可悲矣。夫君姓源。諱賴顯。字子微。號尙古。稱勘右衛門。考諱賴長。稱郡之介。母丹野氏。君八歲失怙。養於母氏。從母弟丹野某。受讀書之法。後無所師。而自能通大義。初從大槻氏。學井上流砲術。屢試百射。率無虛放。安政三年十一月。列扈從班。爲洋砲學生。命赴江戶。入江川先生之門。到則

晨昏演擊。不避寒暑。以此獲疾。荏苒不起。遂以四年七月十三日。終於芝邱官舍。年僅三十。葬城南壽昌寺。配谷田氏。生二男。一女。長子清介。甫五歲。吾公憐君之死。客土。而其子幼稚也。賜以內帑金如千圓。蓋特恩也。有一弟名賴訥。亦爲砲學生。銘曰。嗟乎子微。學砲不終。轟雷纔歇。電光一空。弟奉遺孤。以振家聲。絕響有續。子微可瞑。

喬松福島君墓銘

君姓福島。諱賢浩。字立淳。號喬松。武州榛澤郡新開村人。考諱喜行。妣田口氏。君其次子也。幼而清勁。精力絕人。每思有所以自立。年十四。從叔父田口安貞。學醫術。旁習經史。既而出都。受

業於曲直瀨。養安院。又問儒學於安積良齋。居六七年。業成歸鄉。安貞無子。養君爲嗣。因冒其姓。後有故出焉。遂開醫肆於新開村。兼教授徒弟。良醫之名。漸馳遠邇。來乞治者。屢恒盈戶外。弟子受業而張門戶者。亦及十數人。初福島氏家世里正。爲邑之豪族。後家逢多難。產殆落。君以醫業餘資。償債治產。宗家因以得復舊業焉。叔父田口氏家貧而多子。晨夕不支。君匍匐救之。女則養而嫁之。男則教而成之。遂以子貞賢繼其家。蓋君之高義多可稱者。而此二事最爲鄉人所嘆服。故吾表而錄之。君生於文化五年戊辰正月十六日。歿於安政六年己未九月十六日。得年五十二。葬桐林庵先塋之次。初娶澁井氏。生一男。曰

憲保。後配野口氏。生二男。曰永二。曰嘉子。皆幼。憲保承家業。銘曰。

上醫醫國。扶顛持危。中醫醫家。輔宗翼支。下醫醫人。肉骨生死。皆所難能。喬松有二。

香雪山內翁碑

先生諱晉。字希逸。號香雪。山內氏。通稱熊之助。會津人。考諱久敬。稱勘平。妣永坂氏。先生生而有書才。五歲學字。八歲入國學。技與年進。屢有筆研之賞。遂賜廩米。專學書法。二十二。出江都。遍叩鵬齋詩佛諸家。率少所得。最後執贄河米翁之門。翁一見契合。師弟之情。水魚不啻。先生亦自謂。非此翁無可依託。親炙

多年。出入必從。二十五。西游京攝。歷謁諸名家。遂抵長崎。就清人江芸閣。問書法。先生聞其翰墨一道無窮盡。能取多少存其人之說。大有所悟入。歸都之後。始開墨塲於城南鋸匠街。以教授焉。名聲稍稍起。每其會日。弟子蟻集。戶外成市。諸侯大夫。聘而問其業者。亦數十百人。蓋先生之於米翁。不唯師弟相得以成業。其嗜好亦能似續之。凡自法帖碑本。以至書畫文房諸具。累積充棟。至家庫不能容。性又愛梅華。嘗自集晉唐以下詠梅者數千百首。爲十五卷。名曰梅華集。晚年好畫墨梅。輒具天然韻致云。所著名家手簡二十卷。行於世。他未入刻。如墨海探珠。古筆珍奇等。凡數十種。先生爲人溫柔敦篤。其與人接。謙虛之

色藹如也。最受知於鯖江侯松堂公。先生以書學侍國侯者二世。至今侯特嘉其勤慎。擢爲書學教授。蓋亦出於松堂公之推舉也。萬延元年二月三日。以病沒于家。後于米翁三年矣。得年六十二。葬銀臺藥王寺。初配木村氏先歿。繼娶草刈氏。皆無子。養同藩鳥居氏次子數馬爲嗣。以養女配之。名昇。字子龍。號香溪。克守家法。不墜其業。頃者子龍來囑碑銘于余。余以三十年之舊交。不能固辭也。銘曰。

柴田郡藥師堂碑

我聞西域醫王。發廣大之心。吐微妙之理。爲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淨。邪者正。其本來功德之大。旣已如此。則於水旱疾疫。凡禱求祈願之事。其感應之妙。何如哉。柴田郡大河原西。有善逝堂焉。土人謂之雨乞藥師。蓋祀醫王也。其側有斷碑。高九尺。潤二尺餘。古苔剝蝕。文字漫漶。僅辨元亨元年辛酉臘月十五日。施主敬白十五字。所謂施主。今不知其何人。但堂建於元亨年。則可以徵耳。其後山城國有高橋監物豐茂者。仕西園寺氏。爲諸大夫。文明中避亂來奧。改稱與右衛門。此時天下大旱。野無青草。民皆菜色。豐茂憂之。一夕感靈夢。齋戒沐浴。以禱雨於此堂。則天俄起雲。大雨千里。而苗之槁者皆勃然。



興矣。豐茂於是。歡喜其感應之速。拜謝不已。遂捐資以重修此堂。安之以石像焉。土人因冒其名。曰與右衛門藥師。爾來遠近奔波。靈驗日新。水旱疾疫。凡有所禱。莫不感應焉。抑高橋氏之卜住於此。百有九十年於今矣。子孫緜緜。血統相承。而所在田宅。家道益富。蓋亦由其一心敬信之冥助云。嗚乎。醫王之爲功德。既如彼。而高橋氏之受利益。又如此。則立碑勒文。以顯著神德。其豈得已乎哉。今之與右衛門豐敏。其十二世孫也。頃介大河內賴卿。請余作之文。余乃依乞雨故事。製雩祭詞。以遺之。使高橋氏歌而祀之。其詞曰。昔五其本來。與後之大河。日成。其維昔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率土其疾。羿射九烏。民仰天日。

久旱七年。煎沙爛石。商湯剪爪。六事自責。大雨滂霈。澤遍阡陌。藥師之靈。以醫爲心。救藥百病。恩及聾暗。若歲大旱。自用作霖。民之望霓。甚於桑林。赫赫司命。福善禍淫。堯日湯年。萬古攸欽。牧山油井先生墓銘。文久元年。歲在辛酉。四月廿五日。牧山先生油井氏卒。年六十三。葬於仙臺府北壽德寺。越三年。余自江都來寓府學。其子順之來請曰。先人之靈。既掩諸幽。而未有墓銘。之以表其德。殆如待父執之來者。父執幸能許其請。則先人將掀髯於地下矣。余乃泣而叙之曰。先生諱元雄。字飛卿。稱源五郎。後改太沖。寬政十一年己未四月某日。生于府下。考諱元明。稱勘九郎。妣松浦

氏其先茂兵衛諱直元以忠義質直殉於義公肯公特嘉其節擢次子常直爲大番隊士先生其第六世孫也有三弟出冒長谷氏村岡氏丹野氏配大宮氏生子男一人曰順之輔即順之也孫男女二人曰羊太夫曰阿待先生才學夙成最長於詩受業於松井梅屋兼善筆札年十七爲府學助讀既而歷轉諸吏皆不得志天保中上疏忤旨廢錮十餘年弘化二年更起爲書學教授嘉永三年致仕著有詩十六卷文五卷嗚呼人生有幸不幸使以先生之才之學得其所志以施諸時百里之宰當優爲之委吏乘田蓋不足道而中路遽遭材不爲世用雖然先生而終身局促于仕途則其文學辭章嘉惠後學者必不能如

今也又其連刻海岳詩囊和易堂集以傳不朽必不能及先生身而親見之也以此易彼孰幸孰不幸必有能辨之者遂作之銘曰

梅屋唱之牧山和之溫柔成教流風一移詩之於人影響在茲斯人逝矣繼音者誰

吉田壽卿墓銘

君姓卜部氏吉田諱延年號冠川壽卿其字初稱龍佐後改導之輔本藩士考諱茂寬稱鐵三郎妣橫尾氏君生三歲喪父育於母氏母氏賢而慈能治內事使君得專就學年二十爲府學助讀三十擢扈從隊安政二年進爲近習三年轉副番頭是秋

爲郡奉行。五年給主頭。其九月祭祀奉行。六年爲支封一關侯附人。文久元年再爲郡奉行。兼權武頭。而專掌蝦夷事務。未赴任而疾作。遂辭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沒於家。年五十五。其易簀前一夕。命男延春。取橫渠先生西銘。口誦二三行。而氣息奄奄。使延春卒之曰。此吾讀書之終也。越三日。葬連坊巷法運寺。配石母田氏。生一女而沒。繼娶佐伯氏。亦生一女。不諧去之。復娶高平氏。生二男三女。長男弓五郎。承後。即延春也。女適某某。次男尙幼。君爲人清廉質直。事母能孝。其接人恭而有禮。執事詳密。鮮有過失。每謂人曰。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吾終身誦之。君所謂嚴師友。蓋指家人日野昌輔。

也。昌輔字昭卿。以經義精熟。與君同升諸公。其孫德之輔。今現與余爲同僚。卜部氏家門之福。於是乎益可卜矣。乃作銘曰。偉哉壽卿。其臣即師。師以導之。臣以規之。慣習成性。謹厚而慤。惟孝克忠。吾謂之學。種山金野翁壽碑。有磐井郡人佐伯生。遠來謁余曰。吾師祖種山翁。今年方八十。而強健如壯者。眼不借蝦鏡。能辨細字。齒牙堅硬。未曾缺一。其所業則讀書自勤。以其餘力教授子弟。循循有法。奧之鄙人。化而善良者數十百人。是殆可謂人瑞者歟。今幸託先生筆。以不朽其人。則翁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敢固以請。余曰。不亦善乎。古

人有功德於民者。或立生祠以祀之。今也及翁之大耄。建之壽碑以報其德。亦弟子之情所不能已。余又何敢辭。乃叙曰。翁名厚形。字子起。稱兵記。金野氏。種山其號也。東山大原人。其先小野寺某。仕葛西晴信君。稱主計頭。葛西氏亡。移保呂羽村。天正中。後裔某。始仕藩祖貞山公。爲大工繪師。食五貫三百七十二文。至數世孫善右衛門。使其次子厚業。出繼金野兵四郎後。厚業稱兵右衛門。生一男二女。男即種山翁也。翁七歲喪恃。零丁孤苦。而困學自勵。晨夕不倦。初從奧山氏關氏。後游伊達郡梁川。師仲木好文先生。享和元年。仕大原邑主平賀氏。歷掌內外諸務。進爲小姓頭。後老解職。遂挾其所學。教授於氣仙郡濱田。

轉寓高田。前後二十餘年。從受業者。蓋七百餘人。氣仙僻在東隩。民俗朴野。率少知字者。翁誘掖訓導。稍稍知向學。到今雖漁父樵童。能誦詩書者。實翁之力也。配鈴木氏。生一女。而無男。因養齋藤氏次子寬平爲嗣。配以其女。既而有故歸宗。以嫡孫直養承後。亦能好學。其堂曰近思。今教授於家。翁爲人恬淡寡欲。常粗服脩潔。而食無兼味。執事敏捷。未曾付他人。其與人交。恭而有禮。每戒子弟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汝等所宜服膺。凡如此類。皆可以知平素所養。則翁之所以保眉壽。以至乎此。其豈偶然哉。遂作之銘曰。

困而不學。民斯爲下。困而能學。謂之賢者。不慕青雲。自奮草野。

一鄉善人。可以祭社。姊齒之橋。五株之松。立此壽碑。以告無窮。

紫川箕作先生碑

紫川箕作先生。易簀之前日。自題肖影曰。學術東西。究古今。歷朝治亂。儘鈎深。弱冠勵志。無成業。孤負六十餘歲心。遂遺戒兒孫曰。吾死。唯建一小石。誌生卒年月足矣。何以虛飾諛墓之文爲。嗚乎。先生臨沒之言。足以概其立品成業也夫。雖然。先生之門。交游如雲矣。求其儒而兼洋學者。蓋無幾也。則其子碑銘之請。余又安得而辭之。先生諱虔。儒。字庠西。稱阮甫。紫川其號也。其先出於近江佐佐木氏。遠祖某。居湖東箕作邑。因氏焉。五世祖泰秀。慶長中。避亂隱讚岐小豆島。其二子義林。泰連。航海來

山陽。依外家三木氏。墾開新田於大谷村。迎父共居。從此世爲美作人。義林生貞辨。貞辨生政辨。政辨出繼松岡氏。因養備前萬波氏子貞隆。配以其女。貞隆生貞固。始以醫仕津山侯。稱丈菴。乃先生父也。先生幼喪怙。養於母氏。性穎敏。日務讀書。加以母氏嚴訓。勉勵刻苦。過絕群兒。及長。游京師。就諸家研究醫書。儕輩莫能抗者。文政壬午。擢爲侍醫。後從公駕。祇役江戶。當此時。榛齋宇田川翁。盛講西洋醫學。先生往聞其說。大奇之。遂幡然改轍。專志洋醫。以期大成。不數年。業大進。於是移家來江戶。開業於日本橋南。乞治者頗多。亡幾罹災。徙住藩邸。天保己亥。幕府命補司天臺譯員。賜銀二十錠。後加俸五口。嘉永庚戌。本

藩進班爲使番格。先生以多病辭職不允。蓋先生不唯以醫術重於君。當其有事。每有所諮詢也。嘉永癸丑。魯西亞國使節來長崎。幕府遣筒井川路二公往接之。先生奉命從行。其明年再來下田。以定條約。先生皆與其議。官賜銀賞之。安政乙卯。先生委家於義子秋坪而老焉。退居於湯島菅神廟下。辭司天臺譯員。官優賞賜銀允之。是歲九月。先生以洋學通明之故。進謁溫恭大君。世榮之。丙辰。始建洋書調所。舉先生爲教師。給俸三十口金二十圓。文久壬戌。陞調所爲開成局。遂辟先生任教授職。班在儒者次。蓋以洋學爲幕府文臣。實以先生爲嚆矢。先是先生無嗣。養門人佐佐木省吾爲子。以女配之。省吾早沒。以菊池

氏子秋坪繼之。及先生入幕籍。省吾遺孤貞一郎。以嫡孫承後云。癸亥春。罹病荏苒不起。以六月十七日。終於湯島之宅。年六十五。葬白山淨土寺。配大村氏。生四女。長夭。次適安藝吳黃石。次配秋坪。季配省吾。先生爲人端正剛直。持身極嚴。其遇浮華輕薄之人。面折無所諱。然至老人婦女。溫然款接。人亦以此莫怨先生焉。先生雖惜寸陰於鉛槧。暇輒弄花玩月。吟咏自娛。每戒子弟曰。凡爲學者。勿要速成。唯念念不離學。則所得自多矣。中年究洋醫之書。所著有外科必讀。產科簡明。泰西名醫彙講。知生鏡原等。晚年最潛心於地誌歷史。乃有泰西春秋。泰西大事策。泰西史影。西史外傳。八紘通志。八紘冕志。八紘勝覽。三才

緒正。廣輿誌。地殼說等。其奉官命譯述者。則海上砲術全書。日本風俗備考。軍用火箭考。日本記等。總計一百六十餘卷。翻譯之盛。近時所未聞也。嗟夫。余與先生交三十餘年。於今矣。省吾之沒。既叙而銘之。及聞先生訃。不勝重痛惜也。乃作挽歌以代銘曰。

洋學之興百餘年。前有蘭化。後杉田。吾翁新著階梯傳。昌永重訂采覽編。誰譯西史。繼前賢。中興爭推箕紫川。歷朝治亂費貫穿。亞細歐巴米利堅。使人坐窺八紘天。不用更駕火輪船。俯仰今昔淚潸然。歎息時運日變遷。欲舉一杯酌九泉。宿草沒人骨已仙。莫將腐臭枉棄捐。同心之言自有緣。

前哲林子平碑

嗚呼士之幸不幸。雖曰天命。抑亦非人事耶。子平禁錮而死之五十年。追賜赦。始得封其墓。後又二十餘年。今公特感子平志。追贈前哲二字。命大脩其墓焉。夫子平之不幸於生前。而幸於死後也如此。天耶人耶。宜觀平生行實以辨之。臣清崇職在教官。既奉撰碑之命。不獲以不文辭之也。乃謹叙曰。子平。姓越智。諱友直。以字行。本藩士林嘉善友諒之弟也。其先出於伊豫探題河野伊豫介通清。十二世孫曰林七郎左衛門通兼。通兼次子曰新左衛門通安。通安孫曰四郎兵衛某。以其邸有四門。自稱四門氏。晚又改岡村。子助之進至政。始仕幕府。爲銃隊士。傳

四世。至半次郎諱良通。有故削籍。因復林氏。改稱摩詰。晚號笠翁。讀書通大義。著有數種。即子平考也。娶青木氏。生二男三女。仲女清。有姿色。善和歌。聘爲吾忠山公側室。生公子。因召嘉善祿之。賜百五十石。實寶曆六年也。子平時年十九。從嘉善來仙臺。幼而機警。既長嗜學。慷慨有大志。好周遊四方。健步無比。每行必穿屐。雖數千里之遠。如往隣里。遂西窮肥薩。東北入蝦夷之域。凡所過郡國。土宜之美惡。山川地形之利害。以至民俗政刑之醇醜得失。悉皆諳記。靡有遺漏。又能觀古昔英雄戰爭之蹟。以考其攻守勝敗之所由。而尤所注意在乎邊防。數年歸江戶。寓藩醫工藤球卿。球卿亦有志邊防者。議與之合。因勸之祿

仕。子平掉頭不肯也。復從鎮臺抵長崎。蓋以前游未得夷蕃要領也。適唐商在館者。激事作亂。鎮臺命子平及諸士勦之。子平先衆奮鬪。生虜數人。乃曰。唐人技倆亦可了耳。既歸。慨然以謂近時西北諸蕃。概以闢地拓境爲務。其駕峩艦挾巨礮。以橫行大海如履坦途。而我神州四面皆海。諸蕃之來。無有方處。若有包禍心以伺邊境。將何以防禦之。宜先節國用。蓄軍實。然後設砲臺於要害各處。以嚴爲之備。又謂。西南北諸島在絕海中者。彼或奪以據之。異日之大患也。最不可以不深慮焉。遂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二書。具論之。梓以行世。當此之時。海宇清寧。人安無事。外寇之變。置諸度外。皆謂渠徒張皇無根之事。以爲



鈞名射利之計耳。事聞于幕朝。有司擬議。以不憚政府罪之。命燬其鏤板。而錮之仙臺。子平於是作六無歌以自嘲曰。親毛無妻無子無。板木無。金毛無。連登死仁太久毛無。遂自號六無齋。端坐一室。足不復出戶庭。以沒實寬政五年癸丑六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六。子平死後十餘年。北邊果有鄂虜之變。奧羽繹騷。歲餘僅止。世始駭愕。以服子平先見之明。有處士蒲生秀實者。上書時相。有言曰。宜酌酒子平墓。以謝其靈可也。子平嘗在京師。謁中山亞相。亞相盛稱高山正之慷慨論時事聲與淚下之狀。子平曰。渠有泣癖耳。方今王室端拱。政府得人。豈有可泣者乎。所憂海防耳。公既以正之爲善。不知一旦有外寇來。將

坐待神風於萬一耶。歲嘗饑。經費不給。藩老佐藤伊賀素奇子平才。召問濟之之策。子平爲著富國策。謂東海多鯨。捕之亦可以助國用。其餘所論。剴切確當。皆經世要務。事雖不行。識者知其可用云。又嘗著父兄訓一卷曰。童蒙末也。父兄本也。本之無訓。末何以能成。子平之見。每出人意料。率此類也。子平禁錮之後。人或謂之曰。今日事雖係幕議。非出本藩之意。蓋少出游以自遣。子平以歌辭之曰。天若無日月。十目之關。豈不可越哉。其謹嚴有守。又如此。天保十二年七月。賜赦。姪通明立石於城北龍雲院。題曰六無齋友直居士墓。其奉命大脩理之。則在慶應元年十月。銘曰。

慷慨憂國。誰無是心。俗儒量敵。有淺有深。或切外慕。受侮不少。或失過激。庸人自擾。卓彼前哲。察禍未形。畧此詳彼。海國談兵。廟算早成。攻守可恃。驗諸今日。云何吁矣。

長谷川嵐溪生墓銘

嵐溪生。以畫山水。名噪北海之表者。二十餘年於今矣。四方之士。持縑素來乞揮灑者。踵每接於戶外。余久欲獲其一幅。每一著刻成。輒寄贈請以易之。生謙而未果也。今茲乙丑仲夏。近古史談刻成。復郵致以促之。其書未達。而訃音適至。仙臺痛豈可言哉。生諱荃。字芳孫。一字香峰。長谷川氏。越後三條人。以家在嵐川之上。自號嵐溪釣徒。考諱重恕。號謹翁。妣阿部氏。生幼而

讀書好畫。弱冠來江都。受業余門。畫則問途春木南溟。既而追慕余亡友菅梅園。遠遊仙臺。多獲粉本於其徒而歸。又曾從余探妙義榛名諸勝。頗得名山之助。然後徵之明清諸家真蹟。師學舍短。打爲己有。終能成一家云。慶應紀元閏月九日。病沒於家。距其生文化甲戌。得年五十又二。葬邑之寶塔院先塋之次。初配大塚氏。離婚後不復娶。養姪半輔爲嗣。頃者半輔致狀乞銘。嗚呼嵐溪之畫。余雖不得其一幅。而絕俗之韻。瀟灑之致。今尙彷彿目睫。恍覺雲烟之遶膝底也。遂銘曰。北越之畫。雲泉所傳。楚材晉用。南派有淵。度越前輩。出入明清。薈萃衆妙。成一家名。書法之妙。菱翁專美。誰以畫雙。嵐溪張子。

雪城中澤先生墓表

北越本爲用武之國。自片北海崛起新瀉而闢混沌社於大坂。一時文豪碩儒多出於其橐籥中。北風之競。殆足爲橫槊英雄吐氣矣。其以臨池成家於江戶者。前有卷菱湖。後有澤雪城。菱湖之書。蕭散簡遠。優具晉唐風格。雪城出於其門。另弄機軸。秀潤適媚。亦爲一世所艷稱。謂之越國二妙。其誰曰不然哉。先生諱俊卿。字子國。稱行藏。中澤氏。長岡藩士善太夫諱俊福之二子也。妣小出氏。先生幼好學。兼善筆札。弱冠入藩學。孜孜不倦。適藩侯擇子弟俊秀者。資以學於江戶。先生偶不與焉。先生於是奮然思有以自立。年二十七。負笈出江戶。當此之時。同郡人

菱湖卷翁。以善書名噪於海內。先生乃謂。丈夫苟欲立業成名。何必於區區章句之徒哉。遂脩贄於翁以學焉。從游數年。翁病而歿。先生奉遺孤。因其舊廬。以授徒弟。且教且學。書法大進。既已足成一家。先生則欲然不自滿。更求益上國。入京攝經山陽。漫遊鎮西南海之間者八九年。師友之所資。江山之所助。爛熟老練。不可方物。書顛之名。藉藉遍於關以西矣。既而歸江戶。卜居於兩國橋西藥研溝。大興土木。亭榭林泉之美。甲於都下藝苑中。而四方來乞字者。雷至蟬集。門徒之盛。殆倍蓰其師云。藩侯聞而祿之。給俸若干口。諸侯伯厚聘以執弟子之禮者。亦數十家。最受知於藤堂侯。遇待優渥。交際備至。是或依卷翁之餘

廕也耶。先生誕於文化七年庚午。終於慶應二年二月朔日。得年五十七。葬愛宕山下吟窓院。妻政井氏。大坂人。求偶不適。先生之西游。爲下鏡臺。遂携以歸。伉儷極篤。而無丈夫子。養上田藩士小林氏子海藏襲業。名俊明。字德卿。號柳城。克續書香。墨名不磨。亭榭林泉。守而無失。抑亦先生之餘慶也。余與先生訂文字交者三十餘年矣。先生之嘗歸省北越也。余與枕山毅堂九臯諸子。賦詩餞之。今尙記在胸臆。及德卿乞碑銘。不復再構。書此以代銘。曰。雪城先生天下奇。書兼八體字字奇。林泉自有蘭亭勝。幾人載酒來問奇。維暮之春景物奇。花撲玉缸會英奇。自道明朝歸北

越。沿途并探山水奇。滿堂爭吐天葩奇。咳唾皆珠圓環奇。我亦一言壯行色。休笑腐臭非神奇。嗚乎先生書大奇。無筆不奪造化奇。燃土火井石脂水。越人不復說七奇。近藤勇土方歲三碑多摩之水。發源武甲之境。東流經青梅諸村。川勢漸駛。水清味甘。昔在幕府。堰爲上水。引之百里。以養都下百萬生靈。其利用亦大矣。而奇男子近藤昌宜。土方義豐。實產於其兩涯云。昌宜小字勝太。後改勇。上石原村人。宮川久次三子。養於近藤氏。義豐稱歲三。石田村人。善諄四子也。二人天生豪勇。意氣相投。親如兄弟。皆學劍法於近藤邦武先生。各極其精妙。文久三年春。

大將軍德川家茂奉詔上京。大募有志處士。謂之新徵隊。昌宜義豐。踊躍往歸焉。與他應徵者。無慮二百六十人。以二月八日發江都。將軍以三月西上。既而有命。使新徵隊士皆東下。昌宜慨然謂義豐曰。吾察今之諸浪士。大率藉口勤王。暴行恣議。以排斥幕府爲務。物情洶洶。變在不測。爲今之計者。不如留京師。以警護輦下也。乃與同志十三人。連署以請焉。幕議可之。更稱曰。新選隊。昌宜爲之長。義豐副之。而隸守護職松平容保。於是二人威名日著。來屬者甚多。明年改元元治。六月。有處士古高俊太郎者。潛居四條小橋西。陰謀火禁闕。二人偵知之。逮捕以獻焉。是夜與其黨數十人。圍三條街。斬七人。擒二十三人。幕

府嘉其功。擬二人以上班騎士。辭曰。事君竭力。臣之職也。不受。七月。長門老臣福原越後。國司信濃。益田右衛門等。託言控訴。將兵數百。入襲京師。飛丸及宮垣。京軍奮戰走之。別將真木和泉屯天王山。昌宜義豐進擊。敵自山上連砲扞之。會會藩人西鄉淺川等帥師至。戮力攻擊甚急。和泉知不可免。自燔營。與其黨數人。屠腹煙焰中。福原等三將僅以身脫。幕府大賞其功。特命昌宜爲兩番次班。亦辭不受。慶應二年。大將軍家茂薨。慶喜襲職。三年十月。上表辭職。還政權於朝。退入大坂。明治元年正月三日。慶喜奉詔入覲。先遣行人瀧川某。請過伏見鳥羽二關。戍兵不肯。既而東兵大至。京軍發大煩輅之。東軍應戰。是時

昌宜患銃創在大坂。義豐獨奮力戰。遂敗。慶喜自大坂駕回陽  
艦東歸。昌宜義豐皆從焉。二月。官軍十萬。山海兩道並下。以討  
慶喜。江都震懾。三月朔。昌宜義豐爲甲斐鎮撫。率所部百餘人  
而發。六日。遇因土二藩軍於途。格鬪不克。走還陣於流山。官軍  
襲而圍之。昌宜竟見縛。四月廿五日。斬之板橋。梟首京師。昌宜  
之遭囚也。人或惜其材。欲說而降之。諭以順逆。昌宜傲然不聽。  
曰。我主嚮無意犯闕下。而二關之戍。不唯拒不入。乃無故鼓譟  
砲發。故不得已。而應戰。拯死耳。讒人罔極。被以反名。天兵電激  
來討。是臣等所以日夜痛恨。欲雪其冤也。今何必喋喋。臨刑神  
色不變。從容受刃。年三十五。四月四日。勅使入江城。慶喜避

之水戶。於是義豐與榎本武揚等議曰。事既至此。宜趨會津以  
爲後圖。武揚等乃帥堅艦而東。義豐率所部一百五十人。發江  
都次國府臺。是夜。德川氏脫籍士來會者三千人。十九日黎明。  
與大鳥圭介。秋月登助。率兵襲宇都宮。官軍邀戰城外。三人奮  
擊敗之。官軍入城。逼而拔之。廿九日。至若松城。八月廿三日。官  
軍傅城。城兵出戰。死傷互多。義豐與松平定敬。竹中春山。及圭  
介等。出陣綱木。九月廿三日。容保等出降。當此時。武揚等兵艦  
碇在松島。圭介等亦率兵來會。義豐乃謀相與戮力。奪函館以  
據之。十月廿日。帥兵艦六艘。至鷺木港。兵凡三千人。分爲二。義  
豐將一軍向嶺下。圭介將一軍向五稜郭。拔而據之。廿八日。義

豐進向松前。次尻內村。是夜敵襲我營。交戰縱橫。敵皆卻走。十月五日。薄松前。三面攻擊。拔之。尋取江刺。十五日。武揚等。囑英佛二船上。書於朝。朝議咎其書詞不敬。下詔討之。二年三月。官軍海陸並進。兵凡六千五百人。四月十三日。乘曉霧襲二股。圭介等逆戰。官軍潰。此戰也。自晨至明日。義豐與古屋大川等屢破官軍。死傷無算。五月十一日。味爽。官軍大舉薄函館。奮前格鬪。義豐拔刀指揮。銃丸洞臍。下死。年三十五。十八日。榎本武揚。松平太郎以下千餘人。出降軍門。函館平。初武揚等之上書也。義豐愀然語人曰。我昔日所以不與昌宜俱死者。期有以一雪君之冤也。今如此。唯有死耳。即處寬典。吾何面目復見昌

宜於地下耶。聞者爲隕涕云。寧靜子曰。高幡山金剛寺。倚峻嶺。枕清流。多摩郡景勝之地也。前任僧賢雅。追念二子忠烈。與佐藤俊正等謀。欲建招魂碑於其境。以祈冥福。介飯田俊齋來求。余文。余嘉其志。據郡人小島爲政撰二子傳。叙述其顛末如此。而係之以辭曰。嗚呼。此蓋吾友。其志未遂。而公之志遂。周室方新。而天下之向慕猶淺。商祚爰革。而人心之感慨未灰。當此之時。士之激昂負氣節者。定方向期首丘。而一往不復回。况若新選二子。謂之竭忠所事。有死無貳者。其誰容異議耶。噫。首編松園鹽田君墓銘。明治壬申二月。蘭園增島先生之門。有奇士曰鹽田君松園。賀州金澤人也。生

八歲知讀書。好作擘窠字。鄉里稱爲神童。年十四。賦詠史數十首。議論老成。衆益奇之。遂負笈來江都。入先生之門。先生素好著述。君之來。愛其才敏。每一篇成。必囑之校訂。其小學書說之成。課門人作序。序成數十篇。先生特取君所撰。置諸簡首。他如讀左筆記。君補正之功居多。是以師弟相得。業大進。他日君著海防彙議。實胚胎于此。蓋君之奇才。勉學如此。而先生學問之博。著書之富。亦可想也。君諱泰。字順庵。本姓宮河氏。初欲以儒成家。及父白峰君老無子。遂承後爲醫。旣而幕醫鹽田宗溫。聞其奇才。強請以爲子。君乃委家於弟養源。出冒鹽田氏。實天保丙申之歲也。壬寅六月。擢外班直醫。性剛簡。不爲儕輩所容。乃

稱病辭職。嘉永癸丑。米利幹人奉國書來。要通信互市。輿論洶洶。君慨然奮曰。和戰未決。苟非講究前輩議論。則處置或失宜。貽害不少。於是旁搜博訪。著海防彙議四十卷。書成。而諸侯大夫爭請傳寫。遂至奉命納一本於昌平校。官賜銀賞之。安政乙卯。有函館移住之命。君携家而往。居六年。建學校。設病院。以誘化土民。後人以爲模式。云。文久壬戌。召還。進寄合班。兼醫學教諭。旣而遭國變。退爲處士。朝議更命爲病院醫師。再役函館。復歸東京。明治辛未二月七日。病沒于家。享年六十七。葬谷中長久院內。君外雖剛簡。內實醞藉。每好賦詩屬文。其家於濱街。偶豐後廣瀨旭莊來卜隣。交情日密。晨夕相會論文。又與一時名



流羽倉簡堂。野田笛浦。菊池溪琴輩。詩酒徵逐。率無虛月。晚年最耽繪事。煙雲供養。若將終身者。何圖一朝罹疾。奄焉長逝。嗚乎哀哉。所著有痘瘡麻疹約言。松園隨筆。蝦夷紀行。及詩文集若干卷。配勝氏。生四男三女。長男章先沒。次德淳。出繼村山氏。次篤信嗣。稱三郎。任外務大記。次羊七在家。女適山崎氏。次天。次尚幼。繼配吉澤氏。大場氏。皆無子。銘曰。子之歸土。梅花斷魂。我來自奧。杜鵑啼雲。且暮不遇。泣銘子墓。幽明一隔。同心千古。

適所唐澤君墓銘

東府祝融之災。何頻頻也。唐澤君養真。籍龍野藩醫員。而開業

府下者三十餘年矣。前後逢災六七次。余每賀而不弔也。何耶。宅常新。而業益行也。最後移居藥研堀。亦復逢災。而宅未全成。一朝罹疾以沒。年五十九。明治六年九月八日也。余於是乎慘然始有弔之也。嗚乎哀哉。雖然。有賢子養民。能繼父業。不墜家聲。是更可賀者矣。遂作銘曰。先生名惇。字曰德夫。晚號適所。嬰醫之徒。其所療治。經驗必書。保其赤子。功在江湖。

小林深智君遺德碣

明治甲戌八月

武藏國埼玉郡琴寄村。有累世里正。曰小林官吉正賢。其地呼做前後樽場。今審其原由。蓋寬文延寶之間。有小林小兵衛正

成者爲人忠誠。而有心計。乃就所居地。芟草萊。除荆棘。墾之耕之。以新開數萬頃之田矣。而其初闢之也。先設塲於前後兩處。日傾樽酒。以饗役夫。役夫歡欣踊躍以從事。不費歲月而鴻功告成。是前後樽塲之名所由起也。正成臨終戒子弟曰。凡爲吾子孫者。不可不敬天愛國。以務一家之業。汝等其勉旃。言畢坦然而逝。時延寶三年七月十日也。法諡曰深智院。其孫正蒙。善繼其志。勤勞農事。能辨肥磽。正畔曠。以大開良田。天明三年。淺間嶽噴火。猛煙衝天。飛砂石於數百里外。埼玉諸郡亦蕩然爲赤地。民失其業。皆散之四方。曾祖正秀。祖金喜。憂之。慨然思有所以濟之。乃納所貯若干金於官。以給貸窮民。收其息爲租稅。

之資。民稍稍得復業焉。天保九年。利根川大水。泛濫所及。沒數百萬頃之田。父正平。又憂之。遂請諸官。發役夫數百人。身親左右之。築兩大隄於佐波外野。新井伊坂四邑。以防橫流。截水勢焉。險阻旣遠。民到于今賴之。謂其堤曰上下築切隄云。嗚呼。上下築切堤之名。與前後樽塲之稱。事異功同。先後並傳。以成小林氏之名者。豈非其繼子承孫。克服祖訓。而不敢失之所致也。耶。明治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實當深智君二百歲之忌辰。而正賢爲其第八世之孫。今將欲立石以表祖德。圖不朽。來請文於余。余喜其爲名族也。不敢辭。爲叙其梗槩。授之。又作銘以補之。曰。

小林氏之先。出隼人正次。助北條氏輝。戰死八王子。子孫謀興復。時乎不再仕。辛勤服于農。乃正成自始。正次子正定。家亡久不祀。正賢分其產。本支更興起。闔族相親睦。洋洋如魚水。積善十三世。餘慶良有以。

樂山伊達公壙誌

仙臺藩主伊達慶邦。幼名穰三郎。陸奧守齊義二子。側室山本氏出也。初齊義以慶邦幼冲。立家臣伊達長門子齊邦爲嗣。文政十一年襲封。天保八年立慶邦爲世子。時年十三。十二年七月齊邦卒。號龍山。九月慶邦襲封。任陸奧守。十二月遷左近衛權少將。嘉永四年進權中將。安政元年二月叙從四位上。十二

月叙正四位下。文久三年正月上京候。天機三月五日參內拜。龍顏賜天盃。十一日上行幸加茂祠。慶邦供奉。四月歸封。元治元年獻鞍馬三匹於禁內。上賜御製國風以寵之。慶應三年大將軍德川慶喜辭職。還大政於朝。既而有伏見之事。明治元年正月。會津征討之命下。一藩驚愕。皆謂是不必出於幼帝宸衷。一二西藩託王命以逞私怨也。或曰。王命豈可較曲直乎。議論沸騰。人心洶洶。俄而奧羽鎮撫使東下。督責甚急。慶邦乃出師討會津。城主松平容保依仙臺米澤二藩謝罪。請斬首謀臣以贖之。總督九條公欲宥之。參謀等不聽。二藩不平。遂至奧羽列藩。連署合從。以格王命。語詳於家譜。事平。朝廷正慶

邦等罪。止官爵。收城地。使父子俱往。謹慎於東京。更以二十八萬石賜庶子龜三郎宗基。以承伊達氏後。叙從五位。補藩知事。慶邦赦後。自號樂山。老於駒籠之邸。五年叙從五位。六年補中教正。是歲以疾免職。慶邦以文政八年九月六日生。以明治七年七月十二日卒。享年五十。葬於武藏國豐島郡駒籠村。初娶鷹司准后政熙女。先而逝。再娶水戶中納言齊昭女。亦逝。皆無子。養田村磐次郎庸村。年十八而沒。更養伊豫守宗城子宗敦。遭離國難。未承後。而獲罪。號讓堂。今游學在英國。明治七年八月誌。

田安公墓銘

明治丙子十二月

惟明治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壬辰。從二位德川慶賴公薨。越七日己亥。以神葬之禮。瘞于東叡山北。宗家德川氏之塋域。會葬者蓋數百千人矣。十一月十六日戊子。詔曰。故從二位德川慶賴。方大政維新之際。厚奉體朝旨。專盡力於鎮靜。勞苦不尠。追賞贈正二位。嗣子達孝。謹拜命之辱。尋叙達孝從五位。嗚呼。亦可謂榮矣。按狀。公諱慶賴。小字群之助。從一位田安公齊匡第二十六子。側室篠崎氏之出也。文政十一年十月十三日生於田安邸。天保十年三月襲家。時年十二。五月加冠。始謁大將軍家慶。賜偏諱。改今名。是日叙從三位。任左近衛權中將兼右衛門督。弘化三年十二月任參議。嘉永四年十二月任權中納

言。安政五年七月。大將軍家定疾篤。命公代聽大政。八月家定薨。家茂自紀藩入承統。年尚幼。公以前將軍遺命。居輔佐之任。聽大政如故。十二月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文久二年五月。以輔佐稱職。進正二位。此時家茂年既長。公請解職。允之。仍參大政。三年正月。閣老傳內旨曰。曩卿在輔佐之任。內外多端。事頗有不滿朝意者。公恐惶辭職。尋告老。朝議貶位一等。遷從二位。權中納言。賜其食邑十萬石於嗣子壽千代。亡幾卒。以其弟龜之助繼之。慶應三年十月。大將軍慶喜還大政於朝。明治元年正月。伏見有事。慶喜自大坂駕艦東歸。俄而追討之命下。官軍海陸兩道並進。關東震恐。四月四日。天使入江戶城。慶喜避

之水戶。公代慶喜。遵奉朝旨。無有所敢違。獻城池。上兵艦銃砲。以鎮靜士民。物情大定。當此之時。德川氏所以不絕祀者。賴公執大義。持風裁之力也。既而朝議命龜之助續宗祀。封之駿河。七十萬石。改名家達。五月。以公及一橋茂榮列藩侯。二年十二月。還版籍於朝。朝議賜邑入十分之一。爲家祿。其士卒皆隸東京府。明日。與茂榮同直內番所。三年正月。管轄十勝國三郡。亡何皆罷。九年九月。公患癰。二十一日遂薨。享年四十有九。夫人佳子。閑院愛仁親王之妹。無子。庶出男七人。長壽千代早卒。次隆磨。夭。次家達。次達孝。襲家。次興磨。夭。次藤之助。女五人。一尚幼。餘皆夭。公有兄弟二十九人。正二位松平慶永。其二十五兄。

而公爲其次弟。蓋同年生。月日差後云。公爲人韻度端雅。優有貴人之風。其接下温和易。未嘗疾言遽色。一家翕然服其德焉。嘗憂文武之衰頹。設講場於四谷別第。延師授徒。以獎勵諸士。其他騎射砲術。皆自講習。旁好雅樂。詳典章。至茶儀謠曲之細。無不通曉。蓋祖先所嗜。不忍自廢也。銘曰。

田安之先。出有德公。二子宗武。始參會同。食邑十萬。散領西東。以廣繼嗣。成其始終。四世相傳。至於慶賴。遭逢國變。鎮靜內外。奉上撫下。勳勞宏大。宗胤以立。家福未艾。東台之山。松柏萬籟。同其瑩域。本支藹藹。

磐溪文鈔三集卷下終

門下 文傳正興 校字

跋

憶昔從磐翁師于采女原寧靜之閣。晡時侍酒。縱譚古今詩文。以爲常。嘗曰。余年甫十六。始作文。請正葛西。因是。因是一閱曰。前程可期。後西遊示賴山陽。山陽亦批曰。後來有望。前程可期。後來有望。豈不一雙佳聯乎。吾今讓汝其一也。言已在二十年前。客歲訪鶴梁老人于麻溪。老人以文自任。目下無人。余乃出文稿于懷。老人就其中。讀一兩篇曰。善。自今二十年後。亦莫說我者。吾子勉焉。余曰。方今以文名家者何限。以

翁觀之。誰爲巨擘。老人顛頭曰。無無。余強問之。乃曰。安井息軒之嚴而爽。大槻磐溪之清而快。惟其是爾。而磐溪則紆餘淡宕。風致有餘。最不易及焉。夫鶴梁齡過古稀。睥睨一世。於文少許可。而其言如此。山陽因是。旣評之於五十年前。其言如彼。則磐翁師之文之月旦。於是乎定矣。今茲戊寅。老人與師。相踵溘逝。哀哉。嗚呼。余年已過不惑。百事無成。碌碌偷生於蠹卷間。追懷其杯酌提耳之勤。其能無愧於內乎。適讀其文鈔。慨然識之。

明治十一年十月

信夫 榮

樂  
沙  
文  
金  
足

寧  
靜  
閣  
雅

明倫彙編

家範典





